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三十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李利仁

欽定四庫全書

曝書亭集卷三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序三

重刋白香山詩集序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傅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纉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為之序復為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

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戚於年歳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禄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恒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咏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刋之吴郡何友諒刋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録迄于今紕繆轉甚予友汪君西亭氏憂之既定其卷次正其愆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鏤板以行予聞

常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辨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于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予乃勸君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為年譜而不編年踈畧牴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朱文公文鈔序

陳同甫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

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髙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嘗誦其書而悲之嗟夫言固可以若是哉及觀新安朱夫子之文其上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重夫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本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為文斯天下之至文矣孔子筮得賁愀

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夫子之文之謂與夫子集凡百卷生徒問荅八十卷别録十卷大約論學之書為多而予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若干篇葢非為學者入徳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其不為夫子言之亦可信已

梁谿遺稾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

是巳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夫稱爲誠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葢爲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向自梁谿徙吳實文簡裔孫慮公之

詩文罕傳于世乃抄撮其僅存者爲二卷鏤板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爲之序予因摭其大畧書之簡端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别字千巖咏梅絶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崛洵足與文簡公淥谿一曲小橋東之作並傳者也

信天巢遺槀序

瀛鄚之間有水禽焉其一漫畫掠魚鰕啄沙草不休其

一信天緣凝立水際魚過則食之無魚亦不易地之二禽者其得飽恒均也宋處士菊磵高先生嘗以信天巢名其居先生高尚不仕以詩聞于時卒葬之葛嶺今翰林侍讀學士正公實先生裔孫求遺詩于宗祠所存無幾繼借得宋本則臨安府陳解元書籍鋪刊行者凡百餘篇合以他書所采鏤諸棗木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于臨安茶寮酒市多所題咏于是書坊取南渡後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刊為江湖集至寶慶初李知孝為

言官見之彈事于是劉克莊潛夫敖陶孫器之趙師秀紫芝曾極景建周文璞晉仙一時同獲罪而刊詩陳起亦不免焉今宋本先生詩殆即江湖集中之一而陳解元者起也方諸君子游咏先生虎視其間迨夫獲罪則超然議論之外今其事且五百年諸君子之詩或傳或否求其斷楮零墨不可得惟先生丘墓獨存宗祠不改又有賢子孫顯于朝俾詩篇復著于世然則先生其有隱德而致此者邪誦其詩可以感矣

十家宫詞序

宫詞不著録于隋唐經籍唐宋藝文志惟陳氏書録解題有三家宫詞三卷唐陜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宫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宋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秘閣周彦質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詩各百首馬氏通考取焉上元倪檢討闇公得十家宫詞于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絶句一卷葢猶是宋時雕本予見而亟録其副會山東布政司參

議胡君茨村以轉運至潞河屬其復録諸本録未竟而

闇公没于官其仲子亦夭求宋本不再得藉胡君之力

而是書以存誠厚幸也鄱陽洪伋稱宫詞古無有至唐

人始為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宫壼之情即謂之

宫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雞鳴齊之宫詞也柏舟緑衣燕

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䣊鄘

衛之宫詞也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

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宫詞所自始乎闇公嘗言之矣花

蕊春女之思也可以怨王建而下詞人之賦也可以觀至道君以天子自為之風人之㫖逺矣可謂善言詩者也閻公沒已二年胡君持母喪還京師鏤板歸于予所乃序其本末而印行之

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一卷常熟吳氏抄白本休寧汪氏購之長興藏書家予愛而亟録之攜至京師宜興蔣京少好倚聲為長短句讀之賞激不已遂鏤板以傳按集中作者唐

王潛氏以攢宮攺殯義聲著聞周公謹氏寓居西吳自稱弁陽老人而武林遺事題曰泗水潜夫者研北雜志謂即公謹仇仁近氏詩載月泉吟社中張叔夏氏詞序謂鄭所南氏作王聖與氏先叔夏卒叔夏為題集繹其詞殆嘗仕宋為翰林其餘雖無行事可考大率皆宋末隱君子也誦其詞可以觀志意所存雖有山林友朋之娛而身世之感別有淒然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遺音乎度諸君子在當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以

志歲月惜今皆逸矣幸而是編僅存不爲蟫蝕鼠齧經四百年藉二子之功復流播於世詞章之傳益亦有數焉

白蘭谷天籟集序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甫居第三雖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鵬搏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予少時避兵練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心賞仁甫秋夜梧桐雨劇以爲出關鄭之上及篡唐宋元樂章爲詞綜一編憾未得仁甫之作意世無復有儲藏

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秀才希洛千里造予袖
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甫之詞也前有王尚書子勉序
述仁甫家世本末頗詳始知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爲樞
判寓齋之子後有洪武中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
教諭松江曹安贊予因考元人諸集則匪獨遺山元氏
與樞判矜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
往來贈送之詩蓋寓齋子三人仁甫仲氏也其伯叔則
誠甫敬甫敬甫官江西理問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

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甫昆友之父執矣白氏于明初由姑孰徙六安希洛得之于其裔孫某將鋟木以行屬予正其誤乃析為二卷序其端

放膽詩序

言志之謂詩永言之謂歌未有長言不足而能使人咏歎蹈舞之不倦者此吾友青壇吴御史放膽集所由編也膽也者六腑之精是曰中池萬慮之斷決胥此出焉人有恒言心欲大膽欲小唯詩不然風有七月東山雅

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有載芟良耜言之長者篇章掌之以逆寒暑以祈年以樂田畯以息老物漢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為秦羅敷作韋孟父子諷諫自劾之篇蔡琰悲憤之章其辭不厭其多皆放膽為之者也六朝代降志微滌濫之音作而發揚蹈厲之志寡矣唐人取士拘以格律至李杜韓三家始極其變由是劉义李賀盧仝馬異輩從而馳騁極乎天而蟠乎地义之言曰詩膽大如天殆信然邪其不及宋何也則青壇

不欲誤天下後世之學詩者也今夫膽勇怯之不齊熱者毛焦虧者爪乾竭者髮枯薄者易驚病者善太息蓋雖欲放而不能善醫者何以治之犀株也火鈴也沃以三斗之酒也俾觀是集焉可矣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敝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祗覺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

賔客瓷盌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鬬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歷窰所製至或下勞傔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栝棬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盌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葢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盌爭視之萬歷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

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内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游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益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兼録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

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玆諷咏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瓷盌者邪黃者縹者碧者百于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鬬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爾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霞集海内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太原其友秀水朱彞尊序之曰自采風廢于太師詩之為教世儒鄙為小技輟置不録故魏晉而降傳者率多學士大夫從游應詔之作至窮閻漏屋之士蓋千百而存其十一焉其或藉友朋之蒐輯往往得附見于世若今所傳篋中諸集是已五常之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者皆命之自天一定而不可强獨朋友之交取之在

我逢時利達旣可致攬環結綬之好卽不過于時偃蹇失志而擔簦戴笠賣漿鼓刀擊筑之徒意氣相洽反或過焉葢自少壯以至頹老自鄰比鄉曲以達天壤山林朝市恣其所求而不爲之限故言天下之至樂莫朋友若也雖然人之聚散無常死生契闊有非吾意之所期者頗弁之詩旣見君子方當悅懌之時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而申伯之入謝仲山甫之徂齊則得吉甫之詩以爲榮信夫嘉會之不可數得而同心之言尤古人

所重也予寄跡草野高堂違魚菽之歡兄弟有鶺鴒之痛入門則婦子交謫不休舉四者之樂無一得焉惟是奔走道路逾都廣邑山徂水涯獲從賢豪長者之後琴歌酒坐記憶平生相知贈酬之作略與子霞相等而比年以來零落過半追思往事恍若夢寐求其斷楮遺墨或邈不可得然後知子霞是編為不可廢也子霞長予更一十七年自閩粤江楚以達于晉其舊游之感宜有甚于予者聞予之言得毋有愴然不能自已者乎

明詩綜序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宫壼宗潢遠而蕃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諺入選者三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閒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録焉析為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

高太常嗇菴遺稾序

建文壬午靖難師入自金川門文學博士方先生孝孺以下死者不可勝記吾鄉之殉國者有若程先生本立姚先生瑄楊先生任而太常少卿高先生遜志潔身去其官走永嘉山中是秋窮餓以死其門人翰林侍書同里蔣先生兢斂而葬之芙蓉峯址野史所載盛庸兵敗自經者誤也予嘗游永嘉登華壇青嶂諸山遥望所謂芙蓉峯者丰容窈窕出没林表思遂攬龍湫雁宕之勝

幷求先生之墓拜馬而寒蕪秋兎山蹊盡塞訪之蕘夫樵豎而不可得矣嗚呼遜國之際益難言之當方先生杖縗絰入見文皇謂曰此朕家事其然哉殆于易姓則有間矣人臣之義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當日舊君尚存援兵未解事變猶不可測至姚善王璡之師不克舉天下事始大定矣此先生拊心嘔血不欲久存也若先生者其不失古人臣之義歟先生所著有辛丑集今佚不傳其十世孫佑鈚收輯其詩文爲壽菴遺稾二卷鏤板

傳之屬序于予者以予考先生本末獨詳異夫世之捃摭失真者也

遜志齋文鈔序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自昔帝王廢興之際志節之士與事功之臣所操各殊彼見殺身成仁之難往往高談受命之符借人主刑賞之權以怵天下後世明巳之全軀出于不獲巳葢舊史之文多有失其實者當文皇帝靖難師入寧海方公

首以線經見悲憤激烈寧斷其舌赤其族不肯少屈史氏猶誣其叩頭以乞餘生况其他哉而傳者又載公有十族奈何之言由是文皇并其門人故友戮之死者凡八百餘人自古忠臣被禍之慘未有甚于公者然嘗考公少以文見知于宋文憲公王文忠公及鄭貞孝先生故文憲之子仲珩忠文之子孟緼仲縉貞孝之子叔度皆與公交莫逆而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俱受學于公自公既死朝廷嚴文字之禁而鄭氏所緝

凡四五冊餘皆叔豊補完之公之文卒賴以傳然則諸君子或為公友或在公之門當日咸不及于難吾是以知合門人故友為十族之說亦傳之者過也宣德以還文字之禁漸弛公文始顯行于世其閎深博大駸駸乎馳逐昌黎眉山之間至其談理之文淵懿醇正雖淳熙諸儒不是過予嘗以為文行如公宜從祀孔子之庭而萬歷初詔復建文年號其時在廷之臣無有以是請于上者可歎也嗚呼革除之事傳失其真不可盡信者多

矣若刑賞錄所載茅大芳妻死命之飼犬王言若是又豈臣子所當道哉此則孟子之所不取也

王文成公文鈔序

由孔子而前為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逾千載無有焉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過也夫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為君子不由至論聖人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葢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其餘為清為任為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

世儒者之論務求其全世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荀卿揚雄吾無論矣唐之韓愈明聖人之學于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訾之不已以爲守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自昔言虚無清凈者宗老氏言神仙者首萇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足爲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呶不置舉同室之人日事爭鬬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

盛矣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援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葢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諆謂近于禪學夫棄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于事業又何病乎禪也邪因輯其文之尤者若干篇以示同好

喬御史讀書劄記序

先太傅文恪公充天啓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

四百人得人最盛寶應喬公與馬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兵後築室柘溪之陽田衣山屐不入城府年八十有叟白鶴降于庭東南隱居之彦咸賦詩記其事叔子中書舍人曰萊字子静與彝尊定交京師世好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彝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一謁公比予歸再遊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逝既而中書君同官江都汪君季角攜公讀書劄記二卷述中書君之言屬為序彝尊不敢辭竊嘗汎觀今昔

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閒之則曰吾將行吾道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能獨善其身葢枉己未有直人者必患得患失之心盡去出處進退毅然不苟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敬而又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然不事詆訶排擊遇紛綸同異之辨微折其非顯歸于正由其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故能遯世無悶老而益勤惟其獨善斯可兼善天下後世者與彛尊總角時公奉命巡按浙江既入

境屬吏伏謁道左公首問先太傅第宅所在吏以鍾秀坊對旌盖闐于藉袈之橋公自巷左舍車徒行百步入自門升階肅衣冠拜祠下復坦步出巷之右乃登車鼓吹導以行鄉之父老至今能道之則是公之平生益無時不敬非至暮年講學始然也汪君聞之瞿然曰是宜并書之可以愧弟子之不敬其先師者

黄先生遺文序

君子之學一于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

事無可疑察乎幾微禍福之萌信諸進退出處死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死葢雖圭璧析于前而不顧刀鋸鼎鑊懲于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為枉巳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淅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肯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則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之徒每援聖

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不以禮其禄也非其道幾微禍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于中宜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黄先生諱淳耀字藴生别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彜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据經史博而不誣所謂修辭

立其誠者非與于是先生之没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覿其容而聆其謦欬信夫有道之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于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恒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于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于明死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閹禍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即

宋儒有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㪍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

天愚山人詩集序

詩以言志誦其詩可以知其志矣顧有幽憂隱痛不能自明漫託之風雲月露美人芳草以遣其無聊則既非志之所存而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後之人欲想見其為人得其幺篇短韻相與傳而寶之洵乎誦其詩尤必論其世也定海謝先生以崇禎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

出漳浦黄公之門歷南安府推官明運既移伏處海澨寄情詩酒者垂二十年一歌一咏大抵皆排愁遣日之作非如世之詩人句鍛字鍊以求工者也嗚呼先生以有用之材不竟其志遭逢國難君臣師友之痛愁焉自傷不敢以告人于是陶情麴蘖離畔行吟觀其自序以為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應世其亦可悲也已從來易姓之際孤臣節士不見載于朝野史者何可勝數其偶然著述或隱姓名或僅書甲子如今所傳亡宋遺民

天地間集月泉吟社谷音之類是已是皆不必其詞之工以為重况先生之詩聯篇累卷有不傳于後乎鄞縣萬先生履安亦丙子榜鄉貢進士甲申後與先生偕隱分授其子經史詩筆之富不減先生聞其孫開雕有日將與先生並傳庶幾比于謝翱呉渭杜本所錄可以觀矣先生諱泰宗字時望自號天愚山人

王築夫白田集序

文章之敝患在亟見其才亟見其才者其學有未克也

善文者足以達其辭而已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惟克實而後光輝乃見義之至則辭無不工彼意在求工而後為之誠之不立雖屢變其體以眩于人吾見其偽焉耳矣夫太常之樂不在悅耳聽之者恐臥然以奏之圜丘方丘則天神土示可得而致若夫跳九𡤣索掉險竿諠鼓笛一時視聽鮮不惑焉試之再三則索然意盡無他出之也偽斯其聲㪍易滅也長安王築夫學古文四十年立言淳質若惟恐其辭之工者由是與時迕老而益

窮其言曰今之為古文者偽而已予惟去其偽焉工拙非所計也嗟乎文章之道豈有外于是哉如築夫者可謂有才而不亟于自見也矣吾故序之以見篤信好學之儒其立志有如此者

屠東蒙詩集序

予友周質青士以布衣稱詩樂于取友故老遺民交相酬和下至農伇子弟沙彌道童皆願從之游每入市語笑詼嘲衣袖牽拂人或訕其道廣然中心好之者祇十

數人而屠處士東蒙其一也東蒙少補學官弟子兵後棄去躬耕于郊野自食其力口不言貧漢魏塘之交有寺曰白蓮其東偏曰橘鶴樓暇則鼓柮曳杖以登青士恒與期又方外大燈亦能作韻語三人往來靡間飯冬舂烹菽乳大燈年老而聾則相對畫紙詩成撫掌或留連信宿不去既而青士客死淮北東蒙愴悅不自釋未幾以疾卒又數年大燈亦死大燈嗣法天界詩當附語錄中青士詩最繁富身後不盡存有子收抄撮成集刋

之福州東蒙二子悉治農務其甥胡典爲之鏤板行焉而屬其友徐令堅仲請予作序五返而益勤予雖未交東蒙然聞之青士其于行也不疾時其于辭也必拔俗蓋音合乎天籟而義本乎國風者已曩者會稽楊廉夫錢唐錢思復華亭陸宅之三高士者太守林孟善合葬之于山東麓今三人之葬不同而詩則同傳于世後之論世者覽予之文庶幾有考也夫東蒙諱廷楫大燈字同岑

荇谿詩集序

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學為詩既而從練浦之南再從梅會里見當代詩家傳習景陵鍾氏譚氏之學心竊非之以為真亡國之音爾客或勸讀楊伯謙高廷禮李于鱗選本諷其音若琴瑟之專一未見其全美焉于是荇谿處士授徒里之西與之論詩則上取蕭統徐陵所錄旁及于左克明郭茂倩之書故其長歌短咏音節靡不合古因日相酬和所作漸多東南隱君子翕然稱吾里

同調之盛而予舟車南北突不暇黔于游歷之地覽觀風尚往往情為所移一變而為騷誦再變而為關塞之音三變而吳儈相雜四變而為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訖未成一家言處士亦嘗遠游能不為風氣所移獨脩其舊格以和平之響奏于羣音繁會之日信夫有君子之守也已今之效蘇黄楊陸之體者見荇谿詩且置之不顧然而不可廢也風氣之變易無異四序之迭運五子之推遷宋元之音消歇

勢必復以六代三唐人爲歸則荇谿一編正將來之所取式者也處士初名永謀字天自更名泳字于野又號潛初居荇谿上近亦移家梅會里

曝書亭集卷三十六

曝書亭集卷三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序四

王禮部詩序

彝尊幼而學詩竊願望見作者之林甲申以後屏居田野不求自見于當世顧思得海內善詩之家其辭之工可以出入風雅必傳于後無疑者而與之游庶幾或附

之以傳焉蓋自十餘年來南浮湞桂東達汶濟西北極于汾晉雲朔之閒其所交類皆幽憂失志之士誦其歌詩往往憤時嫉俗多離騷變雅之體則其辭雖工世莫或傳焉其達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牘未暇就必傳之業閒或肆志風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為標榜不復商榷于布衣之賤信夫傳者之難其人而欲附之以傳者又難也今年秋過新城王先生貽上于京師與予論詩人流別其旨悉合示以贈予一章蓋交深于把臂之前而

情洽于布衣之好先生之于詩洵乎其辭之工矣爰出壬寅以後所作雕刻行之而屬予為序予惟四始之義言之一國為風言之天下為雅方先生成進士而官揚州也其于秋柳寄情之篇香匳唱和之集與夫歳暮懐人之作吟咏情性一皆風人之遺令入為禮部頻年以來行邁之光華山川之游歷兄弟之急難而不失其愛朋友之宴樂而勞之以言非所謂出乎風而入乎雅者與然則先生之詩其必傳于後無疑而予之欲附以傳

者不可謂無其人矣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夫鳴鳥既遷于喬木而必下呼其友先生之交游滿天下顧獨有取予之一言是亦小雅之義也

錢舍人詩序

緣情以為詩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蘊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長言之不見其多約言之不見其不足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也後之稱詩者或漫無所感于中取古人之聲律字句

而規仿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則又務離乎古人以自
鳴其異均之為詩未有無情之言可以傳後者也惟本
乎自得者其詩乃可傳焉葢古人多矣吾辭之工者未
有不合乎古人非先求合古人而後工也中書舍人華
亭錢君芳標字葆馚于學無不博尤工于詩集平居所
作鏤板以行而屬予為序予反覆誦之其辭雅以醇其
志應以潔其言情也綺麗而不佻信夫情之摯而一本
乎自得者歟華亭自陳先生子龍倡為華縟之體海內

稱爲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為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若君者庶其可傳于後矣為之序豈惟以質之君將俟後之覽君詩者亦或有取于予言云爾

程職方詩集序

詩三百五篇自周召而下作者名氏多不傳見于序者衛之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蘇公家父寺人孟子率皆憂讒刺時之言而和平之音恒寡仍叔之于周史克之

于魯僅有頌美其君之辭而未言其志故詩之盛無若尹吉甫彼其人旣有文武之才而又樂于取友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咸與同志來歸有飲御之懽出祖有贈行之作人得其言以為重巳亦不讓其美讀崧高烝民之卒章君子未謂其言之夸也職方郎中南海程君周量好為歌詩與予定交嶺表中閒聚散一十五年每一相見輒出其新詩累百篇凡名公卿庶寀下至布衣緉屩之士留京師者飲食燕游贈送靡不有詩益以

懷友感舊之篇歲既久編為海日堂集若干卷其音和以舒其志廉以達覽君詩者咸歎其辭之工而不覺其多殆詩所云其風肆好者巳南海多騷雅之士其尤傑出者屈翁山梁佩蘭藥亭處士元孝其進退出處不同而君皆與交莫逆二君子者其詩並傳于後無疑吾因是憾張仲之無文而笑吉甫之寡和也

葉指揮詩序

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諸侯之附庸不與然得列

于詩者自二南豳及王風外僅十有一國而已夫以邶鄘曹檜之微不遺輶軒之采況疆域之大焉者乎彼其國人豈無感于心而宣于言永歌嗟歎以賦其事然皆置而不陳何也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殆或所操類鄰國之音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言不由中膠固而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斯則可以無取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三百有五其信矣夫自後變而為騷為樂府為五言為七言

為六言為律為長律為絶句降而為詞為北曲為南曲作之者恒慮其同則變變而其體已窮則不得不復趨于古譬之治金者必異其齊改煎而不耗斯其為器新而無窮俶畫而無惡故正考父奚斯之頌不同乎周景差宋玉之辭不同乎屈平孟郊劉乂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張晁秦黄詞不必盡師蘇氏此其人皆以雷同勦説為恥視其力之所變莫肯附和不知者斤斤操葭黍圭臬以繩其非是欲其派出于一毋乃謬論歟三

十年來海內談詩者每過于規仿古人又或隨聲逐影趨當世之好于是巳之性情汩焉不出惟吾里之詩影響雖合取而繹之則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論者不斥其異不為風會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類多山澤憔悴之士不汲汲于名譽或不能盡傳又或傳之不遠則一人之言無以風天下歲在丙辰遇葉君井叔于京師誦其詩清而婉麗而不靡戍削而無刻劃之迹至于友朋山水之好流連唱歎而不已庶幾發乎

情止于禮義可以化下而風上者與君前知登封縣事入為西城兵馬司指揮與尚書郎以下善詩者九人合刻其集以行比而觀之若金錫之各異其齊不同夫琴瑟之專一可謂善變古人者矣君雖家于楚實予里人也乃為序之以質當世論詩之君子

丁武選詩集序

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斋黍之無爽當是時吳有壯郭十子

粤有南園五先生名譽實相頡頏其後吳中之詩屢變而閩粤獨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詩猶循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曹能始與景陵二子游唱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益依然土風也三十年來海内談詩者知嫉景陵邪説顧仍取法于廷禮比復厭唐人之規幅争以宋為師夫惟博觀漢魏六代之詩然後可以言唐學唐人而具體然後可以言宋彼目不覩全唐人之詩輒隨嚮附影未知正而先言變高詡宋人詆唐為不足

師必曰離之始工吾未信其持論之平也武選郎中晉江丁君雁水分司逌惠之河暇彙其所作為閩山集讀其詩直者不伉綺者不靡約言之而可思長言之而可歌斯善學唐人者矣今夫離支之為樹相其柯葉無以大異于凡木也當其薫風被朱實垂閩其種以百數雖下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況夫凝氷挂緑種之尤美者乎顧吴越誇以楊梅燕齊誇以頻婆之果閩粤之知味者將笑而不應則以中有所得自不遷于所好也君

之于詩既自得之假有操宋人之流派欲君盡變其土風吾知君有所不屑已

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泠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沲演漾門户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為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凌厲叫囂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

人情性也處士嚴蓀友生于其鄉以工詩閒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為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欲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為我序之曰予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于地也下則湧而為濫上則懸而為沃仄者氿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

霆車馬神物怳忽水豈有意為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
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
無室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
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
近乎海則醎近乎鹵則苦甘者為醴濁者為膠火可以
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荈别其上下
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
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為序其有意也

夫

方編修錦官集序

自一命吏至三九之列之官上計持使節宣
詔命告祠名山大川置郵乘傳必計道里之數立嚴程
限之雖有巖壑文酒之樂不遑燕嬉少或濡滯則慮風
雨水潦氷雪之阻詩所云每懷靡及者也惟三年一省
試主司畢事而返不立程限歸時所經歷巖壑之勝友
朋文酒之會偶一留連勝咏而聞者不以為非蓋

聖主尚文故遇使者特優然其人或專于文而不好為
詩又其地平衍無可喜愕以形之歌咏則雖有作不能
多多亦不能傳之遠獨蜀之為地當井絡之分由陸而
往則歷幽幷冀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荊逾揚度徐兗
青而北州十有二未歷者營豫爾若四瀆皆經焉其可
見之詩者多矣遂安方君渭仁以宰輔之孫早成進士
既而用薦
召試入翰林歲在癸亥四川既定

詔補省試于是君奉
命遍往歸而雕刻其詩為錦官集二卷凡山川之阨塞
風土之同異友朋之離合撫今弔古悉見于詩君之詩
既多信可傳于遠者也曩時濟南王先生貽上主考入
蜀裒其詩為蜀道集屬予序之而予不果也今君之詩
益將與王先生並傳其或不同者非詩派之流別也一
在蜀未亂之先一在亂定之後覽觀土風感慨異焉後
之讀詩者庶可以考其時矣

王學士西征草序

華亭王學士瑁湖主陝西試事榜旣放攬咸陽之勝浴乎温泉躋太華巔出潼關渡河而北往還賦詩五十首乃甄綜闈墨以行鏤詩板以示同好其言曰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絶壁亦必有磴道可尋綆繘可挽苟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蹶矣華嶽不知幾千仞游者必極于三峯而後已善夫學士之論文也惟詩亦然學詩者以唐人爲徑此遵道而得周行者

也唐之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逵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期劇驂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仝劉乂馬異之怪也斯綆繘而登險者也正者極于杜奇者極于韓此躋夫三峯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爾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為文詼笑嬉褻以為尚斯為不善變矣顧今之言詩或效之何與夫登山者亦各有所樂矣援琴而彈坐石而嘯荷篠而行

吟其為音不同皆足以移人之情使雜以屠沽闤闠之聲熏以糟漿之氣游者將掩耳蒙袂疾走焉舍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惡在其善言詩也學士西征之作舂容和雅一以唐為師而無隻字流于鄙俚詼笑嬉褻之習益示我以周行而充其力必欲極乎三峯而後已者也

錢學士詩序

華亭之為縣舊隸秀州其後雖析為江浙然相去僅百

里士大夫仕于朝者每合二姓之好先王母徐安人為太師文貞公孫先母唐孺人為禮部尚書文恪公孫故予家內外兄弟甥舅多華亭士族予童時先母歸寧輒隨行者累月比還所操皆其土音恒為伯叔母姑姊妹所笑迨先王母先母既逝文貞文恪之後遭亂式微予亦貧不自振闊問闊絶思為兒女結婚姻于母氏之黨以仍通往還顧未能果也錢君金甫字越江與予同被薦同官翰林君由編修累遷至侍講學士然㩻裘羸馬

與鄉黨故人數為文酒之會詞山曲海魚經蟹志靡所不談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君輒恚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之獨對予懽洽無間申之以婚姻余既罷官將歸君日載酒款曲𩦎旬然後别蓋君雖貧能急人之憂君之師有卒于官者君盡以奉錢治喪紀俄而其鄰人失火延及師舍君率力士負棺出火燎其鬚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君亟稱貸拮据兩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或暴卒于都亭外君犯暑疾馳抵廬溝

視其斂其篤于師友若是故其為詩纒緜悱惻不失温柔敦厚之遺其為文條達無規彷凌駕之迹自其少日為王光承玠右吳騏日千兩高士所稱道而君之叔父芳標葆翂亦樂與酬和焉予既旋里是夏君以疾殞京師冬孤子長涵扶喪歸踰年予始哭君于黃浦之東高橋里荒溝古水莫有田父可問途者叩其門有雞犬無僮僕見其孤問其所有僅木棉花地一頃不足輸井税為悽然久之尋出君保素堂集若干卷請予序因述君

行槩俾後之論世者知君之為人

叢碧山房詩序

翰林院檢討任丘龎君善古今詩嵗在戊午

天子思得文學之士摛辭備顧問俾廷臣各舉所知次

年春試詩賦于

體仁閣下君用是得受官又六年復試詩賦于

保和殿君所作違式例當改調于是君閒居集平生詩

為叢碧山房槀凡若干卷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

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任丘在畿南九十九淀之水匯于縣境陂塘遠近芰荷葭葦蒲柳之利比于吳越舟檣之往來魚鳥之出没山房領其要焉君歸乎吾將訪君于是漁榔釣車相與賦詩酬和附兹集之末後世或有好之者文章之傳不繫乎名位之通顯也

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

唐學士寓直無定所駕在大内則置院于明福門駕在

興慶宮則置院于金明門召對浴堂則又移院于金鑾殿宋起居注侍立亦無定位或于御座後或于御座前或在殿東南朶殿之上而朝會或不與焉迨于元明或設或廢僅存虛名而已今

天子復立起居注兼充日講官凡視朝聽政郊祀燕飲靡弗趨侍至瀛臺避暑則侍立雙金螭畔去黼座尤近士之預是選亦榮矣昔之居是官者每侈陳盛事以垂掌故又不若形之篇咏其感于人心者深也右春坊右

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無錫嚴君藕漁賦瀛臺侍直七言絶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其投假牒歸也鏤板以示同好俾彝尊序之曰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又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誦其詩者千載而下若或見召康公之樂易焉瀛臺猶古之卷阿也藕漁君子也絶句言之不多也其音可遂歌也人謂藕漁遭逢盛際為侍從升

儲端不應遽去然朝多吉士媚于天子有人則藕漁之去固無不可也詩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時彝尊忝為同官越二年被劾序詩之歲月則彝尊謫官之後是年冬十二月也

徐電發南州集序

吴江徐君釚電發以詩名江表者三十年游屐所至名流必與酬和其菊莊樂府流播朝鮮有題詩于卷後者歲在己未

天子召試文學之士于
體仁閣下拔擢高等五十人同日官翰林纂修明史于
是雷發暨予偕入史館又僦舍同居既而兩人相繼罷
官予年衰老頗耽著書廢吟咏而雷發方肆力于詩古
文辭積若干卷刊成一集美哉篇章之工且富也古稱
三不朽者立德尚矣至功與言或不能兼有利達之士
不皆閑濟之才而一致通顯遇談經術者輒薄之曰書
生書生云爾充其意視文章為無用之物謂富貴足以

驕人當其生時獲乎上者不盡信于朋友其没也已以為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廹百年之久公論出焉初不以爵禄之崇卑厚薄定人之賢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立言者在已可以審所務也已明之初召修元史者先後三十人其仕而達者或不能舉其鄉里官閥葢有斷簡零墨無存者而汪克寛趙汸諸儒其詩文經義流傳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與寔發之所作九州之表四海之外尚有賞音者况夫百世而下

豈無好之者哉序其編他日之論世者亦必有慨于予矣

禹峯文集序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雜四時五色之位彰施之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而後顔采備具覿乎人文分隂分陽剛柔迭用其功用固有次序矣以言乎天地大文則不然雲之起于山川也無定形也泰之行人也周之輪也宋之車也

魯之馬也衛之犬也趙之牛也魏之鼠也韓之布也齊之絳衣也蜀之倉囷也無心而象焉者也水之趨于壑也無定勢也正出而為濫縣出而為沃仄出而為氿尾出而為瀵小波淪大波瀾直波涇無心而異焉者也夫惟無心成文辭必巳出草勦説雷同之弊宣以天地自然之音洵斯文之英絶者矣彭公禹峯先世自臨江徙南陽之鄧州州人目曰樓子彭家公既成進士釋褐知陽曲縣事絀于不知巳貽友人書輒引唐之李衛公宋

之張益州明之王威寧新建交相期許卒自副其志持節撫黔陽功成身退投老東園易登陴擐甲之身吟風嘯月所撰樂府不盡摸倣前人而自暢其指趣至于五七言近體合乎興觀羣怨之旨所謂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者也公自序詩文凡三鏤板一失于澤潞九仙臺再失于靖州今年冬公仲子始搏直上以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視學浙江試事既畢取笥中存稾合刻之手澤存焉不因卷帙之繁而所識後

學輕議刪定庶幾哉山則嵩陽王屋水則江漢也夫

重鋟裘司直詩集序

宋自汴京南渡學詩者多以黄魯直為師吕居仁集二十五人之作目曰江西詩派攷其官閥門世不盡學詩魯直之門亦不盡江西人也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録于江湖集葢終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最盛云竹齋裘先生為真希元魏華父之友而仕宦不達

一官司直以終其詩不作硬語清疎韶亮異乎魯直流派顧世未見其全裔孫某始鏤板行之予因慨詩派諸人之作當年布諸通邑大都今遺集存者惟陳无已韓子蒼洪玉父饒德操晁以道謝幼槃及居仁七家而已身後之名顯者或晦司直藏之名山者晦久而明雖顯晦有時亦係乎子孫之賢能表其幽光潛德也

曝書亭集卷三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序五

石園集序

今禮部尚書吉水李公輯其先公兵部左侍郎梅公先生之詩文鏤版行世乃遺書彝尊序之曰周之詩采諸國史獨南風不著于錄毋亦輶軒所未至與迨王迹既

熄羣雅不作顧屈宋唐景騷人于焉代興詩雖亡而騷實繼之未見南風之不及于北也江西非楚之分壤乎自晉以降代有作者至宋涪翁黄氏厭格詩近體之平熟務去陳言力盤硬語于是吕居仁輩演爲詩派同調二十五人斯云盛矣元則虞楊范揭率皆豫章之彦及洪武初此邦隱居之士猶撰元音遺響一編于時仕于朝者則有金谿危公素進賢朱公夢炎泰和劉公崧新城黄公肅咸以經國之餘研心風雅以視吴中四傑粤

五先生閩十才子殆方駕而駸駸先路焉隆萬以後楚人倡為詭異噍殺之音見者多惑其說然西江不盡變也以予所聞梅公先生典銓法久有清通之才明白之鑒既歷卿寺右有左宜發乎文章雍容典雅斤斤守其矩矱詩則力追正始温柔敦厚出之不窮且與郡主朱夫人琴瑟静好門内唱隨所傳石園隨草附著于錄者是已考詩派二十五人如王立之夏均父皆為宗室女夫然二子仕皆不達僉未聞有閨房酬和之樂則公之

所遇為獨豐有非前賢所敢望者若夫詩文之工且多傳之遠且著則後之君子共見之非末學一言所能賛也先生以天啓壬戌釋褐出先太傅文恪公之門尚書公又彞尊史館前輩通門相洽久而靡間先生集刊成不請之在廷元老而遠屬序于歸田之野人亦以徵世好之不同流俗也巳

尚書魏公刻集序

刑部尚書蔚州魏公之官京師也與予居對門歲在壬戌予自江南還公衣朝衣過予拜予荅拜公乃言曰江南鄉試爲關節賄賂所汩久矣兹得子澄清之吾非拜子也慶朝使之得人也予聞公言再拜公荅拜今其事十年矣回憶猶如昨日公既還里其平生奏議詩文流傳都下者予合抄爲一集感公有知巳之言也序之曰古大臣正色立朝必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内其暇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三百篇箴有庭燎規有沔水誨有

鶴鳴詩之與奏蓋相表裏有詩以持其志有奏以敷其言二者不偏廢也公自竹埋梧掖踐柏臺升獨坐佐考堂掌邦禁巡歷日繼其所陳奏一話一言罔不欲致君于堯舜而大公無我之心朝野所共見也今觀集中諸疏凡修德典學之序化民善俗之方繩愆糾繆陳善納誨屏浮侈振綱紀惜名器別忠邪所以格君心恤民隱切于政者靡不具焉其于詩吟咏情性悉本自然與世之極貌窮力雕繪字句相去遠矣魏氏世多直臣其尤

著者漢則高平侯相唐則鄭公徵宋則秦公了翁其封事見史傳其諫錄進經帷其詩文奏議傳誦海内以公方之殆異世而同軌者與子思子不云乎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惟公有焉自公去而士林之毀譽莫有定論矣序公之集庶幾百世之下知予不見棄于君子實有厚幸焉

王先生言遠詩序

彛尊嘗聞古之說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

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葢必情動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操持其心性所得而莫或同焉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棅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為四以初盛為正始正音目中晚為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為心其于吾心性何與焉至謂唐以後事不

必使唐以後書不必讀則惑人之甚者矣韓退之有云惟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非已出未有不流為剽賊者若王先生言遠庶幾辭必已出者與先生世居長水之南梅會里少與從兄翃介人以詩倡和既而登劉子壯榜進士出知廣州府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歷川北道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江西右布政使持母喪歸服除補山西右布政使凡山川風土廢興治亂之跡友朋離合之感皆見于詩不傍古人不

下古手不為格律聲調所縛類發乎心性所得而絶剽賊之患益卓然可傳者也先生没後季子其合其平生諸集彚刻以傳于是同里朱彛尊為之序

話山集序

東漢士尚風節尋起黨錮之禍范蔚宗破史例立傳讀史者傷之矣明自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朝士景從魏璫既敗薦紳相與激揚而黌堂才彦倡為復社應之轉相慕襲阮大鋮居白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

四十人具揭攻之吾鄉之士有八而平湖陸先生話山名在復社顧不與焉迨甲申六月納巾衫于學使業閉門埽軌矣久之以歲貢生謁選知汶川縣事非先生意所存也先生没後叔子某刊其詩文以傳而屬予作序予思復社諸君子攻大鋮時歲在戊寅予甫十齡爾聞先君之論謂治小人不宜過激所見與先生畧同不數年而大鋮秉政欲盡殺異已者由是金壇周鑣死于市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士柱等逮捕下獄幾不免而先生

不為危言覈論免挂黨議謂明且哲者非與今其事六十年矣此百四十人者或殺身以成仁或隱居以求志惜無好事者仿蔚宗為之立傳而先生有子克揚其親之美予也序先生之集追憶少日事書之庶幾後之君子覽此可以論世焉

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詩自蘇李以後班傅張蔡曹王陳阮應繆以及潘張左束劉郭顔謝何范徐庾之倫甄綜者必並舉迨唐以後

聯辭比響益難悉數屈平之言曰兩美其必有合不信然歟上海葉先生蒼巖丹徒李先生梅崖咸以翰苑出為監司其遇同而所歷之地不同也詩皆源本唐人而各臻其妙詩之工則同而旨格不盡同也兩先生登朝先後其出也會合之時益少然有所作雖遠在千里必貽書相質期于毫髪無憾斯已為時既久乃各出所製合而鏤板行之且屬彝尊序之竊嘗論詩也者發乎聲成文而被之樂者也樂之為方其歌也必有繼其音也

必有比其倡也必有歎其為用也異文而合愛于其異則塤箎琴簫一器也有雅頌之别及其合則堂上之樂均于笙堂下之樂依于磬惟不出于專一而後論倫無患焉觀于兩先生之詩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善民心感人易俗若八風從律而迭相為經也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黄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䚷以為奇俚鄙以為正譬之于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彛尊之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

製數變未臻古人之域誦兩先生之集庶幾合乎古之
作者矣夫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高者硍而下者
肆薄者甄而厚者石必去其疵而音聲始可合焉兩先
生之詩固無不工宜其合之而聲律悉均也若其鼓𩋾
擊拊之節屈伸綴兆之容陰陽數度齊量之辨審音之
君子或不如矇瞍之專焉是則彛尊之序竊比于矇瞍
之言樂云爾

高舍人詩序

詩之為教其義風賦比興雅頌其吉興觀羣怨其辭嘉美規誨戒刺其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效至于動天地感鬼神惟藴諸心也正斯百物盪于外而不遷發為歌咏無趨數敖辟燕濫之音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記曰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凡可受詩人之目者類皆温柔敦厚而不愚者也詩三千篇孔子存其三百匪僅取

其辭之工而已葢必審論其人故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自周召而下詩人之見于序者莫非君子疎遠及譚之大夫賤至寺人孟子好惡一出于正其存者若是則所刪者非以其辭之末工去之殆考其人而去其詩者多也迨至陳靈以後是非之不公淆于視聽觀民風者于其所不當陳者陳之防邪之訓無聞誣善之人日衆作為詩篇豈盡無工于古者特其人有可疵則惟有棄而勿錄焉爾此刪詩作春秋其義歸于一

也舍人高君工詩詞未嘗蹈襲古人發諸性情而諧于律呂俾諷之者志意得廣焉合乎記之所云温柔敦厚而不愚者已

胡參議轉漕雜詩序

自德州浮衛水而北經津門達通潞川原瀠紆若往而復陸無林巒亭館之勝渚無菰茭菱藕之植篙工楫師日邪許于左右雖善吟咏者至是無有不廢焉此轉漕者歲至而曩昔之留題傳于今者益寡也山東布政司

參議山陰胡君以今年春轉運入潞寄示途中雜詩一卷屬予序焉夫通才實難士大夫敏于事者舉凡刑名判牘無足累其心至于持籌握粟或坐困其神智君能于舟航喧集之會觴咏不輟誦其詩風格流麗洵有人所難幾者昔唐盛時韋堅為轉運使作歌詞十闋百人鳴鼓吹笛和之衆艘以次集望春樓下益悦以使民民忘其勞理固然也君于是役勿亟勿徐轉粟達之天庾又有餘閒肆友朋文酒之樂匪直其詩可采亦足

覘君政事之優已

朱人遠西山詩序

自居庸折而南連峯出没者百數以其在都城右合名之曰西山游者或徒或騎各隨所適故歴境往往不同能文之士輒為賦詩記事葢非以衒其才而山水之勝足以移人情者言之不能已也去年春予與同里李武曾吳江潘次耕上海蔡竹濤游是山樂之留四日得賦詩銘記四十餘首遂題名于壁既而予客揚州武曾入

于黟次耕竹濤相繼游晉未幾竹濤客死交城比再至京師讀王郎中貽上及其兄考功子底西山記游集觀予題壁因賦詩見懷于時貽上使蜀考功去官向之同游死喪暌隔既不得見即後予游若兩王君者風流雲散于四方回憶壁間題字日漶沒于沙塵石溜漸不可辨識游人且視為陳迹予亦不自知衰老之相尋也已海寧朱人遠以歲之八月游西山命予序所作詩其歷境先後不同而詩之工則與向時同游三子無以別也

人遠善游嘗自漢江泝荆門入蜀往還數萬里猿猱之所棲蠻獠之宅山川險塞靡不登覽其視兹山無異部婁而長言咏歎之不置豈非山水之情有獨深者歟序其詩告以往事俾思吾鄉會合之難且使兩王君暨潘李聞之知予與人遠暫時相聚之樂也

王鶴尹詩序

古今門才之盛莫過王氏唐重門第而王氏入相者一十三人明重資格而王氏之中甲科者一千六百四十

有六人雖然此世俗之所謂盛未足為王氏夸也惟其姓名列于作者之林而克嫓羣雅若司空昶子渾從子沈渾子濟從孫述述子坦之坦之子愷忱忱孫度又若丞相導子洽從子羲之洽子珣珉珣子弘曇首珉子謐羲之子徽之獻之肅之弘子錫錫子僧達僧達子融弘弟子微遠遠子僧祐曇首子僧綽僧綽子儉儉子暕族孫筠皆累世有集著録于國史於戲斯為盛矣沈約有言閑闢以來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其信

矣乎太倉王君鶴尹為文肅公曾孫諸昆羣從多以制舉業取科第致位通顯而君獨澹然于榮利好為山水游詩瓢酒榼肆志娱衍與海内名流繼和間倚聲度曲識者比之東籬小山無怍也今年春郵所作松巢集屬予序之予受而諷誦愛其境生象外意在言表淵然若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由其才之多故長言之而不能巳也太倉才士之數曩時王元美兄弟以詩名奔走海内標榜同調有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

目文肅公登第在元美後而元美以兄事之與敬美埒呼為二友方公在儲端元美寄詩則云委蛇談經術竹素良所欣以祭酒歸則云兩都新賦誰堪續燕飲花下則云文酒竟成吾黨事蓋以著作相期初不以名位為公重至維山先生秀才時元美進之四十子之列而曰太原人中龍有子汗必血跕跋藝苑場欻爾電同掣其矜許也至矣百年之久向之先後所謂五子四十子者往往家學凌替獨文肅公後仕者盈

朝多托文墨之職詩篇流播庶幾復覩烏衣雀桁之盛而君以不仕宦好之也篤為之也専宜其詩之獨多且工矣筠常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考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為一集然官階之遷擢有數惟山水之歷覽無窮君好游筋力尚强健試取平生所歴各為一集當有過于筠之所撰者孰謂今人之不及于古也

太守佟公述德詩序

嘉興在吳越號開元府更為秀州者百餘年宋慶元中
卒升為府以地則海環其東南具區浸其西北受苕霅
諸水分注百川陸有蠶桑麻麥秔稻之利水有菱藕魚
蟹之租行者乘船户外居者織機絞宵中益終歲勤動
而忘其勞也鄉之大夫士好讀書雖三家之邨必儲經
籍恥為胥吏罕習武事其俗少陰狡訟者始躁而終柔
有辜恩而不滋怨毒故易與為治明之季也游民薄夫
晨胥吏榮于大夫士武人雜之子衿比丘尼多于蠶織

婦僑居者奪土著之利僕詐其主女懟其夫婚姻非其耦且也竒贏之利不逮吳閶十之二三而畝稅幾與相埒冠婚喪祭燕享效其靡麗惟恐不及民貧而奢苟非課農桑以足本富崇學校以明禮教將見風俗日敝而莫之救已以言為治之要不其難哉瀋陽佟公來守斯土化民以誠不亟亟于市德而在宇下者帖然如赤子之依慈父母焉會上下釋奠于庠公親詣廟下齋宿五鼓既畢衣朝衣正冠束帶樂備升階執爵奉帛于先師

而教授錢唐居君率弟子駿奔襄事祼酒割牲祇祇肅肅數十年所未覩也而又進諸生童子試之拔其尤者資以奉錢蠶月舍于郊勸民織農月造于野勸民耕勤者勞以酒脯公之重民事也至矣夫農桑者國之本計本計修而佐以魚鹽窳果則民可使富學校者士習所出士習端而下及百工商賈則俗可使移奢示之以儉儉示之以禮然則公之為政其知所先務者與於是輿人之頌公者連章累牘居君會粹其詩成若干卷鏤板

俾之請予為序予聞古之為治者歴三年而政成惟仲尼有以自信謂期月而可然其用魯魯人鷖誦之至云投之無戾若是其不易也公下車甫九月爾而邦人之述德者千舌一口言者心之聲此非可以力致者也詩言之矣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序以為得賢則能為家邦立太平之基也良二千石共治天下者也公其始基之矣由是而政教日明則邦家之光由是而言之不足長言之則德音不已將太平之基上以賛

天子之治自我公始予舊史氏也願操邦國之志特書之

張君詩序

昔之采風者不遺邶鄘曹檜而吳楚大邦不見録于輶軒之使後百六十年屈宋唐景楚風代興若夫吳以延州來季子之知樂子言子之文學宜其有詩而無詩豈非山川清淑之氣以時而發後先固不可强邪漢之五噫晉之吳聲十曲迨宋而益以新歌三十六當時至爲之語曰江南音一唱直千金蓋非列國之所能擬矣汴

宋南渡蓮社之集江湖之編傳誦于士林其後顧瑛偶
桓徐庸所采大半吳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吳四傑
以能詩雄視一世降而徐迪功頡頏于何李四皇甫藉
甚七子之前海内之言詩者于吳獨盛焉最長子少壯時
獲交聖野葉氏長孺朱氏孝童金氏寧人顧氏禎起徐
氏鶴客陳氏無殊俞氏茂倫顧氏恒與往還酬和而張
君善詩予未及知君既没而嗣子某將刻其遺詩屬予
作序予誦之終卷温柔敦厚孝友之風溢于言表觀其

唱和知為無殊茂倫之友宜其詩之風格相似也韓退之有言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今諸子之作或傳或不傳而君有子克鎬其父遺槀庶幾流播日廣又安知不有顧瑛偶桓徐庸其人合諸君子之作甄綜行之則予之所厚望也已

陳叟詩集序

詩以言志者也中有欲言縱吾意言之連章累牘而不厭其多無可言則經年踰月置勿作焉也可詩三百有

五為嘉為美為規為刺為誨為戒皆出乎人心有不容已于言者言之非有强之者而後言也後世君臣燕游輒命賦詩記事于心本無欲言但迫于制詔為之故其辭多近于强勉若學士大夫用之贈酬餞送則以代儀物而已甚至以之置科目取士限之以韻其所言者初未嘗出乎中心所欲而又衡得失于中冀逢迎人之所好以是而稱之曰詩未見其可矣故夫作詩者必先經緣悱惻于中然後寄之吟咏以宣其心志言之工可以

示同好垂來世即有未工亦足為怡悅性情之助不以人之愛惡而移不因人之驅使而出則學士大夫或不若布衣之自適游覽之頃縱吾意之所如而言之不倦此詠歌之樂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未已也錢唐陳叟游于燕集舟行所作詩多至百首誦其辭莫不有欣然自得之趣不為風格所限葢言發乎中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其視世之驅使而出者遠矣予故序之而語以古詩人之旨若此

馮君詩序

吾于詩而無敢乎人之言派也吕伯恭曰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吾言其性情人乃引以爲流派善詩者不樂居也溫李之作派流爲西崑試取楊劉諸詩誦之未見其畢肖于溫李也黄陳之作派流爲江西試取三洪二謝二林諸詩誦之未見其悉合于黄陳也譬諸水然河出乎崑崙虛本白也所渠幷千七百一川斯黄矣泉源于馮邑本清也流而爲桑乾躍爲盧朐斯濁矣瀑懸乎盧

山之北本直也導雙石經三峽迤邐入于宫亭之湖斯曲矣派之不同乎源非可爪區而芉疇之也桐鄉馮君好為詩直抒巳意見世之言派者輒笑之查田查浦昆弟吾鄉之善詩者也稱君詩不置予因取而誦之問其所學曰吾何學吾特言吾性情焉爾噫君其可與言詩也巳桐鄉為縣雖小其山有及史其壤有千金之圩清江貝廷臣之所居西溪鮑仲孚會稽楊廉夫之所游衍往往見于題咏三百年來音塵歇矣君起而嗣之不惑

于流派之説進而不已必有過于前賢之製述者君縱不言派焉知來者之不以君為派吾老矣尚思見之

高户部詩序

詩也者非夫人而能為之者也或失則愚矣或失則辟矣雖為之不工也有溺志者矣有姦聲感人者矣有狄成滌濫之音作者矣雖工不傳也語其難則有終身為之不合者語其易或偶為之而輒工焉予年二十始學為詩起居飲食夢寐惟詩是務六經諸史百氏之説惟

詩材是資席研之所施友朋之所講習未嘗須臾去詩也高君子修恒與予酬和君不以詩名心知其工者予焉而已及君成進士出知內鄉縣事遷知安州所宰皆敝劇之地吏牘實煩竊意君無暇為詩矣迨入官戶部新城王先生阮亭為侍郎見君所賦詩亟稱之君既卒于官其子進士君大立檢遺笥得若干首歸里鏤之于板屬予為序昔建昌包宏父嘗序戴石屏之詩矣其言曰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詩尚乎志而石屏自志

中來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若君之詩實兼有其長人或疑君不數作詩怪其驟為之輒工而不知君之于詩學之也專用力也久宜其為王先生所稱世固有一二人言之足信于天下後世者賞音不在多也大立將入都攜君刻集以行試更質之王先生庶幾以予言弗戾于宏父之序石屏矣

沈明府不羈集序

吾言吾志之謂詩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

失吾志之所存乃旁有人焉必欲進之古人之域曰詩有格也有式也于是别世代之升降權聲律之高下分體製之正變範圍之勿使逸出矩矱繩尺之外于古人則合矣是豈吾言志之初心哉且詩亦何常格之有豳之詩不同乎二南鄭衛之詩不同乎唐魏周頌簡而魯頌繁大雅多樂而小雅多怨亦各言其志焉而已唐以賦詩取士作者期見收于有司若射之志于彀故于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容旨有祕術有主客之圖無異揣摹

押闔之學今也不然仕乎
朝者賡颺盛際歸乎田者歌咏太平既無得失之患存于中而何格式之限此吳江沈明府不覊集之所由作也君壯年舉進士出宰西陲不屑治簿書折腰屈膝于大吏遂引歸所居背郭漁村蟹舍相望予嘗過焉白花紅蓼水及于讀書之牀而君吟咏不輟久之輯其前後詩彙屬予序而傳之同好君之詩好盤硬語恥蹈摹仿之跡時而縱横時而淵奥一暢其志之所欲言今海内

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為師流入纖縟滑利之習君獨以澀體孤行其間雖衆非之而不顧可謂有志者也

劉德章詩序

宛平劉德章年未三十以廕仕上林苑監丞坐事繫獄既而得免徙家易水之上南浮江沔轉客燕齊間德章幼能詩然性嗜飲酒結賓客為之未工也既以罪廢遂肆力于是好排硬語不為格律所縛欲成一家之言可謂有志者也以德章之才誰之不如試以事奚而不可

乃甫入仕遽顛躓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為也且夫懐才而不得畢試見棄于時宜發之于詩其聲麤以厲其辭怨而怒今觀德章所作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蓋合乎雅頌之旨德章年方剛學日以進必有更適于今者孟郊之詩曰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夫德章既不屑為惡詩殆無意于得官也已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

二也既又思之子之獲侍庭闈定省之文晨羞夕膳之節豐嗇雖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為人之所同二詩雖亡其義可以意得若夫色養有違斯境以人殊由是陟岵則嗟其遠汝墳則迫于近鴇羽悲于下四牡諗于上北山思養四月思祭已為人世可矜之事至于親亡不得見則天下之慘莫甚于是此蓼莪之痛以為不如死之久也當其已返于家而哀思益甚故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此其時尚貪食息以自

全哉乃或泥毁瘠而病君子勿為之説以繩當世之執親喪者嗟乎使蓼莪之孝子作詩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滅性非之而仍録其詩可信也新城王先生子底以吏部考功郎中被謫若溢顔面將歸養其親而母夫人逝先生擗踊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漬于縗幕之上夜不解經蟣蝨盡生葢未練而卒于是鄉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既没四年其弟户部君阮亭輯其所遺詩文編為若干卷屬彛尊序之先生詩空明超遠初

誦之若淺易諷詠數過而旨愈深其文條暢羊蔚羽翼經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母文三篇哀動頑嚚尤卓然可傳無疑也彝尊以貧故游四方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堊廬而逆旅緇履要經僕僕于途道而靡所止息彝尊之不孝是豈足以序先生之文哉惟是行役而喪其親所遭之慘則與先生同之有感蓼莪作詩者之義乃因戶部君所請論次之如此

鍾廣漢遺詩序

秀水朱彛尊序其亡友鍾淵映廣漢之詩曰嗚呼廣漢之亡才者釋所忌不才者去所怨而予心之悲不自知其泫然流涕之無已也廣漢在吾黨年最少所為詩文橫絶時人其論駁援據古昔雖老儒鉅公莫能難居恒遇人勝已者執禮法甚恭至不如已者或相對終日不與語以是鄉曲之士嫉之如讎然如予者去廣漢不及遠甚而與之交十年未見其倨祇見其恭也自予歸自

永嘉廣漢已病猶力購文史晝夜編纂期予共注五代史記既而予游大同轉客太原廣漢遺予書數百言謂五代之主其三皆起晉陽最後劉旻三世固守其地思覽其廢墟考其遺跡未幾游京師出居庸之關病復作比予至自京師則廣漢没已三月其歸喪且旬餘矣廣漢喪既歸其平生與廣漢無忤者先刻其詩以行予留京師與譚七舍人兄舟石復集其古今詩得二卷較之先刻者去取畧異益其存者未必皆其稱意之作而是

集則卓然可傳雖忌者怨者見之亦從而稱善也嗚呼後有作者取廣漢之詩誦之其和平醇雅可想見其為人益以信予言之足悲也已

曝書亭集卷三十八